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

四明樓



鑰大防



狀劄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嘉定元年八

臣伏蒙聖慈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  
揚聞渙渥俯震危衷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汙朝  
蹟仕甘平進惟義命之是安心實靡它以樸忠  
而自立頃嘗去國本為奉親置散投閒久作山  
林之計區瑕舍玷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摧剝

之餘終不至排根之甚幸逢魯化首辱召還既  
叨長于六官且悉歸于中職置為選分何敢僥  
求况已越于從心比再折于納祿不圖睿眷擢  
造樞臣典選周難尚能自勉本兵九重安得冒  
居宥加祕殿之名兼預儲察之列誤思不逮群  
聽皆驚殊非哀迄之所堪抑亦多言之可畏伏  
望 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吳英髦俾仍獻納  
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僥獲免妨矣之誚庶不累  
知人之明

辭免賜衣帶鞍馬劄子

臣蒙恩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又蒙賜  
臣對衣金帶魚袋鞍馬竊以出珍服于高方錫  
各駒于內廐臣厄職之始拜賜已隆豈應旬浹  
之間復冒恩榮之厚禮誠過厚必則靡違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僥倖既多負乘有覲使之安分  
抑免侵廉特降旨擇追還所賜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  
事依舊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  
事者讓恩狎至小已增慚伏念臣頃備論思久

投閒荷散皇明之收召加寵渥以便蕃俾參樞  
筦文班仍預儲廟之容已為過幸每惧弗堪魯  
煖席之未遑俄歷階而使進本兵至重寧容溢  
吹之人偃伯云初慈豈養病之地尚冀一毫之  
效遂叻二府之真念朝行之髦士甚多况天下  
之逸民未舉不應選列乃以序遷欲望 皇帝  
陛下俯鑒由衷毋嫌及汙遴選英才而圖任始  
全舊著之少安亟賜俞音免昭蔚詳

辭免參知政事劄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參知政事特

降中使宣押臣赴部堂治事命下臨抚躬者承  
增惕竊以中書之本万化固資參預之良近弼  
為首二臣是稱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凡庸  
伏念臣存点從班叨塵宥府才再周于月瑄已  
疊被于恩綸玩愒自慚于事功而何補衰疲既  
甚况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之施便請卧衣  
冠而退忽驚寵渥俾与政幾哉故曰章間有三  
人之固列若指近此未聞兩地之贄負伏望  
皇帝陛下俯察由衷曲憐过分收还成換願亟  
賜于俞音茂揀英才以共匡扶于帝室

賀 東宮上御書居仁牌劄子

公恭留寵錫宸章常新戶冊前星少海益嚴壯  
麗之規安宅廣居深寓藏修之意震享協吉日  
進无疆之切与下寮欣聞盛事容即陪于賀旅  
敢先貢于枕裏伏望全慈俯垂鑒察

嘉定三年乞歸田里劄子冒

臣輒伸衷悃仰于天听臣聞七十而致仕礼之  
經也一介孤遠素安平進遭際<sup>累</sup>朝三入周行  
寢塵法後年未六十即遂<sup>校</sup>間屢思納祿正恐  
或以為矯毋喪既終適當七十再疏得請自謂

平生志願不啻足矣敢圖<sup>聖</sup>慈更化之日首賜  
收召力疾趨朝一見天顏<sup>昇</sup>日物旋由樞筮  
進式政机皆非夢寐之所敢及玩<sup>帽</sup>歲月毫髮  
无補日負憂懼重念臣今已七十有四當戒得  
之<sup>時</sup>是而况筋力日衰每虞僵仆素有足疾曾為  
廢人近者益不堪奔走之勞非不應慕<sup>聖</sup>德願  
效尺寸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欲望<sup>慈</sup>祿憐衰  
悴許臣仍<sup>得</sup>致仕歸<sup>田</sup>里門以<sup>盡</sup>餘生不勝万  
幸

第二狀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久上章有  
請願致為臣願詔甚溫未容得謝敢存陳于愚  
烟用仰冒于宸聰伏念臣少已無称老將安用  
傾被至神之眷擢登樞近之班然而雖善參知  
了无裨補弥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進趨率皆  
強勉十自所視一心靡寧久矣妨賢自知不可  
衰而戒得衆必有言矧同召之三人今止存于  
隻影汗顏在列歸夢先形漏尺鐘鳴夜行當已  
日暮途遠逆施謂何欲望眷慈俯回渊听放歸  
田里俾遂畢于餘生耳掛衣冠庶可全于晚節

乞致仕

臣疊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久不得再  
有陳請存願渙渥未許告歸三頁需章終期得  
請敢冒蓋高之所仰于方舍之誅伏念臣猥以  
迂儒叨塵近綴上恩至厚加寵數之值番同列  
咸和務寅恭之相勉非緣他故借以自陳惟是  
年實寢高夙苦負薪之疾位為甚遇了无橫草  
之功冠已掛而復彈車既垂而再駕識分知足  
之意雖曰素明安煩忘劇之職豈能尸曉久妨  
覽路奚補公家屢屬臺于皂囊終投誠于丹扆

仰祈聰鑒俯察衰蹤與其僵躄于朝重貽鑄誚孰若曲從所請先賜保全矢辭已窮屏息以俟御筆卿為時耆艾秉國樞机進退之間重輕所較系数頃詔諭宜悉朕懷勉竭壯猷毋庸遽去

嘉定四年乞致仕劄子閏二月

臣輒傾危惴仰冒天聰臣聞七十而致仕古之道禮之經也臣五十九而投閒十載而遭母喪比及三年適七十連年再請已遂納祿平生仕宦至此不啻足矣加以多病早衰素有足疾

此半頁在六卷末係兩誤  
而此卷末段係後第三頁而  
第三頁前兩頁在此

先帝時在東宮 陛下為英國公 孝宗擢兼  
小孝教授初置一員與知樞密院何澹翰日入  
侍首尾再葺堂進功戒元龜一書九蒙褒美御  
書无逸一篇及季問清修歲寒等守字以賜之  
錫之身後尤為哀替无家可歸一子遠官奉九十  
之母无以為養一子累奉未第无有為貳人言  
者臣思臣之實與同朝而錫又臣之師也臣  
等幸日侍經幄敢以奏聞伏望聖慈特加于念  
使思逮泉壤津及遺孤簪履不遺民德歸厚實  
有補于聖治

乞加贈彭龜年及錄用其後劄子  
臣聞太宗征遼追思魏懿明皇幸蜀乃祭九齡  
蓋忠臣之言當時或不見用事有其驗矣悔矣  
追此明主之所宜加察也陛下即位之初一  
時舊季多在外服惟彭龜年自起居舍人擢中  
書舍人遷吏部侍郎臣同在後省見其死曰不  
蒙召見恩至渥也韓侂胄方有弄權之漸龜年  
知其必為後患上疏力言遂以待制知江陵府  
而侂胄苗為內祠是時臣為給事中林大中為  
中書舍人司銜繳奏乞留龜年既不可得每奏

龜年義必不苗言又不送三人相繼去因侂胄  
困之愈肆以致禍敗今十餘年矣去歲仲冬之  
三日甫誅姦臣而大中與臣明白即蒙收召起  
予既老獨龜年蚤歿不及見更仕之盛實可憐  
惻臣嘗從其家得諫草敢繕寫進呈伏望睿覽  
則知龜年先見之明獻言之力或加贈恤或錄  
用其後仍以奏檢宣付史館上以廣聖君念旧  
之心下以激忠臣敢言之氣實為幸甚

御筆彭龜年係朕潛藩舊季當權臣用事  
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謀褒卹之典理宜

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懷可特加一贈詔因  
閣季士其子彭欽與寺監薄差遺

嘉定元年乞歸田里劉子七月

臣輒傾誠悃仰干天聽伏念臣孤危之蹤自慶  
元改元補外因遂投閒十有五年而尚遭排根  
不已屢欵陳乞致仕以年既未及恐涉矯激繼  
遭內難即吉之日甫及也十引經至再始遂掛  
冠臣自去國即為終焉之計人所共知去冬仰  
蒙聖恩更化之始首賜收召呈時非敢俟駕而  
行實以方苦足疾控辭不獲涂日下及于里門

此年有前年無前而後也  
未段在此

是歲一癸數月耳為廢人國家更化之初記錄  
簪履之旧首賜收召病不能進既叨翰苑之除  
又領趣行之命扶僊造朝本擬一珥清光歸安  
田里旋蒙拔擢歲中屢迂冒列政途荏苒三載  
頃申懇請未賜俞音因仍強顏又復許久今年  
遂七十有六矣既違古誼又乖初心筋力益衰  
舊疾發動重以手足之戚抚事感傷久在朝假  
不遑安處勉強參告顛陪是處茲敢投誠  
父乞骸以歸非惟粗全晚節亦免久妨美路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臣既不能不止何待伏望聖

慈許臣再掛衣冠以畢首丘之願不勝惶懼祈  
懇俟命之至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疏力  
陳須綸未許念乞身而至再望得請以為期窈  
以七旬而加五年在微臣而宜去一日而降用  
旨驚眷寃之過優舊或施于案押之餘今乃四  
于初求之頃莫知所處益不皇安伏念臣學術  
素疎官情尤薄禁路之時既從謝事之願豈容  
罔功况有綴心已知其踰分政塗深媿于今日

此頁在後第...頁

嘉定五年再乞致仕劄子八月

臣輒瀝危衷仰干天听伏念臣衰瘁至此實本  
堪為世用仰蒙圣恩擢寘政路首尾五年平生  
自知分量不敢貪榮久處于此日不遑安是以  
乞歲不求再掛衣冠或以疾故請至再三率蒙  
眷眷溫詔曲留不敢煩有煩瀆又復中輟今年  
七十有六矣已无顏面尚玷迎聯况自入春以  
來屢以病告而嘗吐痢俱作再以此淋濕為苦近  
復以暴下索日芹然弗支形体瘦瘠飲食絕少  
近雖勉強朝參深恐不能支吾一旦僵仆大廷

方日並覲徒為清朝之玷臣之護譴願何足言  
伏望皇慈深察誠悃使之歸伏田里以造餘生  
以全莫景實為孤臣之幸

### 第二劄

臣近者上章乞身自知僭冒甘俟刑誅重蒙聖  
慈不惟未賜俞允又勤詔旨仍除四項指揮不  
容引退臣感激恩過衰涕交橫不免再有陳述  
陛下更化之初臣首蒙收召旋自西府進忝東  
省三黜年來聖德日新治效益進凡前日水旱  
飢疫蠱螟盜竊悉就消弭邊陲寧謐年穀順成

猶玷巡撫職况今在朝惟臣最老不以妨賢而自  
列殆幾貪祿以志歸福過災生重以鵠原之戚  
日莫途遠恍然駒隙之馳贊襄何有于建明趨  
拜每虞于僵仆覲息影于田廬之下敢投誠于  
君父之前伏望皇帝陛下俯賜矜容曲憐疲  
瘁思榮素原非无犬馬恋轅之心志意已凋但  
有康鹿投林之想儻得退尋于醫藥庶几尚保  
于桑榆

### 第三劄

臣再貢封車陳乞休致兩奉詔書不允者引經

告老尚闕俞音造鄰陳情敢祈恩許難避再三  
之瀆度蒙不一之從伏念臣屢忝登朝几成去  
國投閑置散自分終焉避寇辭榮不啻足矣頭  
童齒豁固知竟死以何裨漏盡鐘鳴鳥可夜行  
而不止豈知末路重上要津同寅協恭雖粗逃  
于煠曠玩歲愒日恐徒積干悔尤久踰休致之  
斯察有滿盈之惧弟兄猥衆凋謝奚堪疾疫交  
侵衰頹已甚惟應納祿或免延災伏望 皇帝  
陛下洞鑒由衰俾令得謝既不敢請麾符之寄  
亦不應奉香火之祠掛神武之衣冠復尋故步

榮幸亦足以成聖朝風化之大端示天下以止  
足之義

第三劄

臣累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告老將歸顛天有請蒙恩未允春地靡  
建敢干方命之誅三貢乞身之悃伏念臣屏居  
既久得謝復求初期一泝于天光經還鄉社豈  
謂五經于歲律尚玷政途屢求再掛于衣冠亦  
已疊勤于詔諭詞窮復止福過難安念久據于  
要津致生妨于賢路况復衰頹益甚遂已至踰

七聖八之年參預元聞何以佐咸五登三之治  
爰自去冬而草奏必期嗣歲以辭崇親奉玉音  
謂止資于輔佐存頒綸命又有及于典刑仁慈  
優隆詞旨詳縟仰聖主所以盡下在微臣皆非  
敢當不復更引禮經遠希前哲直以血氣衰瘁  
疾既交侵心志凋殘事尤健忘信多則蹇于進  
步坐久則昏不知人但可投閒豈堪任責欲望  
皇帝陛下特垂眷鑒洞察忱衷推從欲之至仁  
使歸安于故里巢由長往孰云克帝之遺黃綺  
終辭無損漢家之盛切于得請不覓費辭

允臣竊惟皇朝忠厚專以禮義廉耻養子失之  
心先正名公多有不待年而告老者先帝臨  
御申嚴此制凡已七十而仕者御史必彈糾之  
省去七十尚二三歲者廟堂不敢除以待次郡  
守是為愛養臣子不使犯禮經之戒伏自陛下  
下改弦更張以求興念正元朝士所餘元幾又  
多久厄于叔臣用事之時雖年登耄艾亦皆以  
次取名德至渥也迨至今日荏苒六年召用之  
人或去或亡几汙略尽独臣久玷政塗未容得  
謝誠不遑安近者臺評有言人臣視爵為祿已

視則昧止足之義无慮退之行貪競之俗成矣  
又曰路不妨賢則詘者可信而塞者通矣又曰  
凡在朝列有懇願補外者當從其請此皆犁  
然有當于人心而臣忝在近列年已過期使其  
精列尚彊猶可圖報老而耄及將焉用之伏讀  
詔書不勝震越正以材疎智短不足以任共政  
之責所以切求退非為圖山林間燕之適也  
若商山之終隱當以自師如渭水之圖功安能  
為使與其後曰徒費陛下保全不若及今尚  
可龜勉之時使之進退合宜則不惟微臣晚暮

樂清時之鍾鼓尚佚餘生

嘉定四年再乞致仕劄子五月

臣比者三上封章懇求納錄至意眷留温詔稠  
疊仰体隆寬復就班綴奉未敢再有陳請讀冒  
君父實以今年七十有五自念厚恩未報勉強  
奔走使其无病尚可東吾臣近者四月十七日  
扈駕朝獻景灵宮乘騎拜跪几致顛踣翌  
日鞭策不前不免謁告復于二十七日堂中議  
政之次方欲夙還緣積雨陰湿不惟勞動足疾  
適苦腹痛忽作旋暈不知人者良久此丞相以

下之所親見十日環視不可掩覆亟歸私第招  
医用藥僅得少定至今氣短力乏連請朝參等  
假寐不遑安使當殿陛朝謁宗廟駿奔之際不  
測有此豈不有玷班到必致倍費保全兼臣先  
已掛冠又過數歲強顏寢久自知人言不貸以  
為貪祿忘歸一旦踈虞無所逃罪是敢投誠于  
陛下之前深恐不任趨拜之不敢又勞宣押之  
頻輒負囊封籟天有請伏望眷慈矜其過老察  
其由衷許臣依旧致仕教歸田里以畢餘年不  
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欲以感疾旋暈既蒙至恩給以朝參等假自  
度老而去耗難以龜免趨走既忝恭預又不容  
安坐養疾是以控告九重力求歸老伏奉詔書  
未賜俞允臣仰戴恩紀憐增震惕伏念臣以有  
宿疾甘為廢人不白意全得至今日適有天幸  
又延數年及見 聖君更化之初叨與明時共  
政之久非不知思竭愚慮仰酬異恩外若強而  
中實枯心欲為而力不逮日見衰羸之狀乃无  
報效之勤立則敬儻坐多假寐徒妨賢路難免

人言况復近周風温之侵初為食泄之疾眩暈  
幾成于顛仆摧頽重費于扶持雖時刻以復醒  
亟还家而帰卧仰蒙予告得遂呼醫自憐蒲柳  
之零宜逐桑榆之暖豈容強勉更效驅馳一朝  
或作于周行万死难逃于大譴伏祈天鑒俯察  
此衷許掛衣冠往尋丘壑庶可訪尋藥石收聚  
精神苟徐喘之尚存皆耳生之大賜

第三劄

臣迺以衰病陳乞致仕兩奉詔書不允仍不得  
再有陳請臣仰感聖慈未賜嚴譴邦敢益讀高

之造實錄有未盡之誠輒于蕭斧之誅冀動疑  
旒之听伏念臣少无所用老則可知頃叨獻納  
之聯甘處廢間之地屬 睿主當改絃之始俾  
微臣仍曳履之餘擢真樞庭遂進參於駿殿重  
糜廩粟增何補于治功不惟見謂于人自知非  
久于世然而七旬以浚王載于兹粗能力免于  
步趨因謂尚堪于驅役馬雖飛而且下可不知  
还灯歆戚而復明安能長保當及未衰殘而告  
還况今以疾病而有求儻遂伏于先庐庶少延  
于莫景伏望 皇帝陛下俯憐瘦瘁亟賜允俞

用人固欲尽其才而臣才已尽使人不欲穷其力而臣力既穷辭雖已殫情則甚切邈九重而請命折一礼以賜歸

御筆引年納錄在常情則然养老乞言犹古人不廢况大臣之進退係朝蒙之重輕有如鄉矣蔚為國老頻閱抗陳之奏殊乖眷委之怀益務交修毋惠独善

親書奏謝

御筆劄子

臣待罪政路荏苒三載紫上引年之請必蒙陛下曲賜眷留本未敢荐冒天威迨在堂中忽

作暈眩几至顛仆謁告呼鑿尋即上章求致其事兩拜温詔尚罔俞音情意迫切遂成三瀆初七日早仰荷聖慈特遣中使傳奉恩旨臣既粗可立書且聞居蒙引疾素先宣押之例皇惧承命即時入堂已具奏知敢圖天地之隆私申賁雲溪之親札獎飾備刻以去就之宜臣宣何人叨被殊渥周章震悚無以自容虽勉力就列終恐衰悴不能仰酬洪造之万一謹于中夜齋祓躬伸奏謝表日自當俯伏宸陛控叙危衷臣下情無任感天荷圣激切屏營之至伏乞睿照

乞增葺錦照堂劄

臣輒有微誠仰于天听臣祖贈太師齊國公臣  
公政和中由鄉列擢守鄉郡與利除害非止一  
端每有奏聞隨即報可其後因任首尾五年宣  
和初方臘猖獗鄰郡嘯聚相應如抗戾州皆  
遭攻破越及温台僅餘城郭外邑二多墜炭惟  
臣祖申飭備禦多設方畧圍境无虞就陞徽猷  
閣直學士告墨具在前後室本褒美皆親灑宸  
翰雲章照曰海邦增耀城內一湖曰省十州三  
島最南一處適与私家並相遂于其上建錦照

堂刻碑堂中以侈上賜中更兵燬蕩然独存是  
時州治初復移為小所碑石暴露隆興元年間  
州郡方始再建及今又五十年棟宇弗支加以  
連歲暴風秋霖頽損尤甚臣自願必微猥叨誤  
恩實渚迹列累疏乞自未蒙俞允靖惟家世之  
由不敢自慙歆望圣慈特隆眷旨許容臣自備  
材植以時增葺僥遂歸休得以周旋其間仍不  
許本家及官司指占安治居止庶可永久尊奉  
先朝奎畫之嚴抑使子孫表揚前人之志

進東宮耕織圖劄子

哀遲之蹤叨通過分自塵樞筦即備儲察  
蒙今慈眷顧加渥退念略无豪髮可以補報每  
切慚悚伯父故堆東安抚琇嘗令尹僭深念  
農夫蚕婦之勞苦登成耕織二圖各為之詩尋  
蒙高宗皇帝召對曾以進呈亟加眷將宣示  
後宮至今尚存副本嘗書跋其後仰惟皇  
太子殿下淵冲正裕孝問日益密侍宸旒恤下  
愛民固已習熟聞見寃知世務惟是農桑為天  
下大本或恐田里細故未能尽見輒不撥傳  
寫田圖親本詩章併錄跋語裝為二軸伏望講

讀餘間俯賜覽或可備知稼穡之艰难及蚕  
桑之始末寘諸几案庶幾少婢聰明之万一亦  
以見下察拳之誠

乞錄用陳傳良之後劄子

臣仰惟陛下自更化以來校用人物凡曾被  
選擇而阨于遠外之人存者无不收召臣如等  
輩皆不遺忘其不幸溘先朝露不及見今日盛  
際者或加贈謚錄用其後而尤篤于旧季之臣  
如彭龜年莫叔光鄭鏐是也惟故中書舍人陳  
傳良以一世名儒為嘉邨直講最蒙恩遇

陛下踐祚之初實之後列尔後因于排根几至  
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次子已  
夫長子師輒窮遺孤独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  
过五十栖、逆旅所尚不偶誠為可憫臣与傳  
良為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内外制情義至厚  
真是畏友其孝向文章过臣遠實不思其身後  
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傳良献詩文  
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及以賜之臣嘗再  
拜而為之跋奎畫既已刊之藥名敢以墨本及  
臣跋語同以上進伏望圣慈俯賜奉覽具念簪

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子止以見聖主甘盤  
遯野之思下以尉傳良沈泉之痛不勝臣子之  
幸

嘉定五年乞致仕劄子三月

臣輒伸丹悃仰冒宸聰臣聞之礼經自幼孝以  
至致仕具有節日古今同之臣生而多幸年未  
四十而仕遭際三朝四入周行年除歲迂寢至  
通顯七十掛冠不啻足矣陛下更化之初首  
蒙收召迫于威命扶病復來恩渥益隆遂塵樞  
筓進參駸駸亦既三年中間屢嘗自列眷晋再

三不敢煩瀆去冬自丞相而下三人求去俱不  
允俞臣難以繼進伏念臣今年七十有六矣齒  
髮凋壞衰相日侵筋骸疲痺隱痛交攻每趨朝  
謁悉出勉強深惧僵踣于宗廟令同之際有玷  
陛下保全之恩願豈有入仕則在古制之先而  
休官乃在其後又復過數年矣貪冒之訛難免  
人言臣自知媿有覩見同伏望聖慈矜念衰殘  
許歸田里賜以餘齒使全晚節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休致放歸田里伏奉詔書不

此蒙國家運祚方與聖德光被使臣等得以充  
負尸素于此豈不仰念明時而乃自求屏退况  
今郊祀大禮在途千載際遇又將與駭奔之列  
引疾向去此豈臣子之情實以屢因疾病筋力  
頓衰精神恍惚不能自持正恐當 聖主精意  
明禋之際鼎居使名不足以效奔走萬一顛沛  
于郊廟壇壝之前有汙大儀則臣死不足以塞  
責是以不復東敢引經据古直述情素投告  
君父及此秋季祠事未講之時賜以殘骸俾歸  
桑梓得為太平之遺民免玷知人之聖鑒誠為

餘生之幸再瀆天威臣无任俯伏感涕祈懇之切

第三劄

臣再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  
有陳伏念臣久叨共政之地屢上乞身之章  
茲者三瀆于冕旒誠欲一歸于巖穴危衷傾叙  
温詔游頌已穷告老之辭深感百川之眷惟是  
臣荏苒五載侵尋八旬略无横草之功固已难  
居于迹列若匪負薪之疾猶能強處于周行誠  
以十年以來百病交作儿姪告假日媿空餐近

雖勉赴于昨朝參實亦每懷于隱痛不知者尚謂  
其矍鑠旁觀者寧免于揶揄今則骨露神瘵行  
遲坐困髮種種以如許視茫然而愈昏孔子老  
而戒得之言莊周孝則多厚之訓皆所當鑒不  
敢重陳直述腹心仰授君父惟乞皇帝陛下  
下察其衷曲加以哀矜及茲來至鎮沛之時使  
得早遂歸林之請首丘在望後輩雖酬重冒天  
感臣下情無任皇惧候命之至

嘉定六年乞致仕劄

四日

臣輒滙忱悃于冒震听伏念臣哀榮無堪叨塵

政地四年于茲屢貢乞身之章曲蒙眷眷詔肯  
下寧又復中止曰歲多病由外交攻齒髮益侵  
心神凋耗秋間自列止恐不任郊禋駿奔之勞  
既不得清日夕就悞違原廟太宮園丘行礼  
之際陛下寅恭處筆神示昭裕而臣筋力弗  
強足勅俱憊侍祠跛倚几于僵仆臣實無以措  
躬旁觀二為臣危之獨以熙事備成恭謝日近  
未啟奏陳雖幸俱免踈虞而零深寒動深所帶  
堪泝起踣跚有失臣子之存况今逐年七十有  
七若入不能掛冠而去則寡廉鮮耻安煩惡劇

之謂必不迫于公議而臣平日知止知足難進  
易退之志至晚節而掃地雖百口无以自明足  
敢仰讀天威求致其事少休故里以畢餘生伏  
望聖慈亟賜俞允使得納祿以塞盈溢垂車以  
示子孫不勝百生之幸

曠黃臣昨者齋沐修寫奏劄只俟恭謝禮  
揭前控陳既而辰日至再賤疾愈致  
發動適值同列在苦勉強陪班痛楚特甚  
呻吟宛轉儿不聊生元正朝謁使客在廷  
皆弗獲預机務叢委非可養病、体支離

豈堪任事維欲一伏軒墀有所不能用敢  
殫瀝寸誠仰祈保全生成之賜見今居家  
以俟威命伏乞眷照

第二劄

臣近具奏陳乞致任伏奉詔書不允者伏念臣  
頃自後班為親求歸繼遭排根十有三載百謫  
備矣不敢遽掛衣冠恐或者以為躁憤其實无  
所怨尤母喪既除適當謝事之時再疏而後得  
請自謂餘齡无几平生出處遂保始終敢因眷  
恩起于既老擢真近列皆出天地生成之賜職

高任重憂懼日積俸憂分溢滿盈自畏况無年  
垂八袞衰癯交侵臣療未效坑竭溢深合是數  
端豈復有可留之理欲望聖慈察其真情檢會  
策奏亟賜一俞上以廣清朝養老之懿下以全  
微臣首丘之願感戴恩紀設菑圖報于犯雷霆  
之威席藁臺候謹

第三劄

臣近者再上封章力求納祿伏奉詔書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臣自揆過分不當更申黷冒真情  
迫切敢犯威嚴臣竊惟陛下更化善治百度

維新比年以來夫臣之迫退枕太有全其終始者殆非所以示曰方也望恩如天保獲臣下迎聽求退率多留行固足以仰見春注之深然如臣者本之才術少不如人今烏笑耄頭何足算力不度心既無以佐萬軌之煩年當戒得又無以逃衆口之消使其踴跚後塵已為後妨賢路矧復病苦相纏雖欲知竭有所不能增數立朝之人臣最衰老其為宜去之莫先于臣者是以不避三瀆期于得請居家屏息以俟俞音臣死任惶惧震灼之至

第四劄

臣近具奏陳已納祿准尚書者劄子脩奉 聖旨依田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荐有危懼不容自己敢畢陳之臣竊惟仕而請老右今之通誼而在漢元漢二疏為美方父子相期俱歸移病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面後許之及其都門祖餞至今想見藹藹之盛此豈真疾篤者而宣帝不以為欺公議不以為過正以其年疏篤老且欲以全其節也如臣不肖无能為後起于排冠式改策歲矣路久妨一且去年登七十

有七望八十九何踰禮越法甚矣二宜去福過  
失生拙急交攻呻吟宛轉殂無生意三宜去三  
上村章皆出田裏之言不敢遽稱疾篤以欺左  
右又敢重聖慈推宣帝保全臣下之意使臣庶  
凡二疏之風折以示聖朝退人以禮之美倪得  
以餘年歸休山林以畢首丘之志天施地生思  
紀無極若筋木尚可勉強猶當一覲軒陛之下  
以辱犬馬戀之心銘肌刻骨九殞不忘疊犯  
威顏臣下情无任激切懇祈之至

第五劄

臣比者四上封章力請納祿詞殫情極竊意或  
可以感動宸聰仰蒙皇慈親御翰墨春苗既渥  
予告至再祇服異恩敢不退听初六自譖幸得  
兼旬休養益近藥餌庶可勉強自振上副九重  
之至意而空餐已久福過災生終歲疾病入春  
及深匿者伎劣假限將滿哀悼痛楚愈難支吾  
屢瀆君父實非得已伏望俯矜垂老使致其  
事歸伏田里消弭悔咎少延殘喘不勝百生之  
幸

第六劄

臣輒瀝危惘荐瀆宸听臣老朽抱病五上乞身  
之請三蒙予告之恩專意医药又後許時拙意  
曾无差减晝夜呻楚左右所不思聞垂绝之命  
去死一髮伏念臣入仕以来服膺忘事之戒奔  
走外郡凡公家參集之念未尝托疾苟且况冒  
居迹聯首尾六載日謹昕諸退而替貳改机应  
酬度務必接賓客或逼昏晚雖曰徒劳然竭其  
區區之愚每欲担伸报效犹以不称为惧今則  
筋力已憊病又固之恭誦之後元日朝賀使者  
在廷皆阻于就列盖兩月余不獲進晤感顏豈

有高爵重祿恭此哀殘之人上孤任使下妨矣  
路怀安尸廩負罪愈深雖至眷之優加實公言  
之可畏内自掃度如臨淵谷假限既滿不容勃  
強揆以漢法三月當免稽諸著命止許百日是  
敢申布忱衷控授君父伏望眷慈察其迫切  
曲賜矜憐俾得再掛衣冠早歸田里消弭悔咎  
苟存喘息以見松楸實戴天地生成之德矢辭  
已穷臣无任戰栗俟命之至

第七劄

臣情實迫切不避斧鉞之威言出由衷仰于天

地之造期于得請遂忘屢瀆伏念臣忝塵途列  
于今五年自揣踈庸歲求去奉疏徹間无慮  
數十圣度容納非直寬其謹伺而又親瀆宸藻  
过形獎飾區區所陳竟闕俞音使臣筋力未憊  
尚可勉強固當殫竭駑蹇以答隆恩公論私計  
犹弗暇卹而今者一病索旬略无退證医療備  
至不容措于惟有决意乞身歸休曰里既絳重  
負稍免憂惧庶几消弭炎咎假息余齡僥得畢  
志丘壑則君父生死肉骨之賜淪肌浹髓虽  
九殞不足以論报矣于冒宸庾臣无任戰栗

貼黃臣以病体衰羸天氣向暄若俟假滿滿  
有請必致重劳边故敢不俟半月之限  
竭其息悃欲乞圣慈免再給假賜臣骸骨  
及今得歸尚可生还故里不然则必致薨  
晤于此情实可矜伏乞眷照

乞御書錦照二字劄子

臣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圉  
公臣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求遠度奉徽  
宗皇帝御筆碑石已蒙圣慈依臣所奏臣今者  
乞身得歸輒瀝愚誠欲望時麗宸翰賜臣錦

照二字庶几奎昼照回庸悖祖孫被遇蒙朝眷  
完之厚以為獎里私家无旁之老不勝崇幸

乞 東宮書懷綬二字劄子

公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

公公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求遠矣 奉徽宗

皇帝御筆碑石已蒙 全旨依公所奏乞身

得歸欲于堂側立懷綬扁榜足敢仰于今慈欲

望賜 一大字以為子孫不朽之傳不勝幸願

攻

攻 媿先生文集卷第七

狀劄

四明樓

鑰大防

知温州奉胡宗應矣良科狀

右公伏覩本州士人胡宗左朝散郎裏之孫修

我即亭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誦書屬文隨

見輒解臣乾道七年為本州教授蚤已見其不

凡去此十餘年間其同季日進有聲上庠茲叨

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咸言宗習及制奉詞

業已就因見其書蓋季有師承文元蹈無博考

照二字庶几奎昼照回庸悖祖孫被遇紫朝眷  
完之厚以為獎里私家无旁之老不勝崇幸

乞 東宮書懷綬二字劄子

公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  
公公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求遠戾 奉徽宗

皇帝御筆碑石已蒙 圣旨依公所奏乞身

得歸欲于堂側立懷綬扁榜足敢仰于今慈欲

望賜一 一 大字以為子孫不朽之傳不勝幸願

攻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

狀劄

四明樓

鑰大防

知温州奉胡宗應矣良科狀

右公伏覩本州士人胡宗左朝散郎裏之孫修

我即亭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誦書屬文隨

見輒解臣乾道七年為本州教授蚤已見其不

凡去此十餘年間其同季日進有聲上庠茲叨

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咸言宗習及制奉詞

業已就因見其書蓋季有師承文无蹈襲博考

徑傳有志于斯文參驗古今將期于世用且其  
賀稟溫良家居孝友表裏元玷言行俱優可謂  
儒林之俊士全世之英才臣謹遵奉詔書保奉  
堪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于貢奉條制並  
元遺礙今具奉人所習詞業策論合五十篇謹  
繕寫成八卷目錄一卷繳進謹錄奉聞伏候

勅旨

除中書舍人奉莫光朝自代狀

右臣伏觀迪功郎臨安府監官縣尉莫光朝粹  
純元玷扈介自將種孝績文足為後來之秀臣

今奉以自代

奉揚簡劉仲光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全旨全侍從兩省

臺諫各奉通亮公清不植党与魯任知  
縣人二名者

右臣伏親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楊簡奉問  
深淳操行介禦謙論堅正皆有本源愛民之政  
著于劇色是臣鄉人素為畏友非敢私荐公論  
所推朝請郎監登聞鼓院劉仲光純粹而能剛  
疏通而有立魯知隆具府奉新縣甚有政声次

歷福州通判又有閔決之譽此二人者實可友  
通亮公清不植党与之選

除給事中李高似孫自代狀

右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  
夙有俊聲能傳家李詞章敏贍吏道熟諳臣今  
幸以自代

李宗室伯洙師津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比來宗室在  
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後各奉有文  
李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者

右臣伏觀朝請人失前知慶州趙伯洙少登世  
科退然儒雅操守至正政事中和若蒙擢寡朝  
行可以表率宗盟春秋寢高伏望速如進士用儒  
林郎新池州銅陵縣丞趙師津忍貧好學屬據  
勸廉田名師因嘗在江東與應孟明同為縣丞  
一路稱此二人而師津至合沉滯選調劣而益  
堅不改其操國家教養之久宗室矣才日中臣  
敢以此三人仰備選擇

除權吏部尚書李謝天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從事郎廣南西路經略司幹辦公事

謝天錫經明行修推重鄉曲一入太季衆譽翕然省試為上三名廉退謹飭至今尚以選調遠官人皆有遺才之歎臣今奉以自代

除顯謨閣直學士奉馮端方自代狀

右臣伏覩迪功郎前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馮端方孝問淹該詞章典麗自其少時已為故戶端尚書孫覲所稱晚霑世賞筆力恁高雖名士交稱而尚沉選調矧又稟資戾靜吏事不苟臣實不如奉以自代

奉馮端方江疇樓昉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 聖旨令侍從給合  
臺諫各許荐奉所知謂如 人奉識可  
任清要 人材衛可任劇煩 人剛正  
人疏通 下至將士智謀勇略或有所  
長 各以名來上者

右臣伏覩承直郎前楚州團練判官馮端方性行淳茂文詞瑰常真可以掌誥代言今沈百僚中論所惜其人已老 欲望蚤賜擢用如淳熙間韓元吉列孝歸之比從事郎江疇孝問精博議論闕放居為人師頃為徽州司戶參軍不惟吏

事公勤門有諸生授業甚衆可備孝官之選從事即盜行在点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門樓昉少負後声記間該洽居有鄉曲之譽文有制誥之体宜居館閣育才之地使之誣養成就端方曷二人戶臣皆同鄉曲昉姓氏偶同即非宗党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奉臣甘生繆奉之罰

除吏部尚書兼翰林李士奉張虎自

代狀

右臣伏觀從政郎新西浙京路安撫司幹辦公

事張虎操履至純表裏如一孝問詞華俱有過人奉以代臣實允公議

奉俞應符李兼郑肇之充監司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圣旨教察見任待

闕監司公共荐奉者

臣等仰惟國家多事勉于求才而監司所擊尤重臣等即當恭承明詔竊謂進退人才者朝廷之权分別是否者臺諫之職臣等雖在論思獻納之列不應与闡考察之事若公共荐奉所不敢辭但以人既難知、亦不能皆合如列銜共

奉復恐所見不奉既不敢誕奉資淺之人又不  
敢太拘資格並是公共商推不敢有私親党合  
謹同狀各隨所知開其職位姓名及其所長聞  
奏謹列具如後

一臣公奉

承議郎行司農寺丞俞左符蚤繼世科  
嘗辨劇邑疏通而有守精敏而善謀  
朝清郎叔知台州軍州事李兼清白承  
家公廉錯物已著維蕃之績宜為攬  
轡之行

朝請郎權登遣全州軍州事鄭肇之本  
猷挺特論講公平使居部刺史之職  
必有古庸使之功

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薦沈端叔生度劉子洞從官

公等竊惟國家自更化以來求矣最急得人  
多其大者固已收召進用其小者亦蒙東枝器  
使然以公等耳目所接杭有遺弓伏見承直郎  
前監行在左職西庫沈端叔文孝老成操行元  
玷自為諸生由舍送釋褐成均多無成而推重

分教章貢振作士氣人知鄉方其時叔臣禮固  
方帛遂上封言事之人端叔奉檄校試戶陵乃  
以材事誇木之遺命題又發策言一路之通塞  
繫乎人材之消長議論鯁切不拘時好及在左  
帑委蛇堯庫鎖銖必謹抱負所長不事表暴至  
今犹困選皆端叔處之約如也後事即前安慶  
府、李教授生度性資粹如詞采藻麗馳声上  
庠之久遂由舍選登科屢更憂患凡二十年僅  
有三者李殖愈追之氣不衰為安慶得教授江  
淮七子不遠千里而至居鄉又以孝行有聞

寺深教其人俱知其事苟不以上聞當任蔽賢  
之責欲望朝廷擢用寘之館李實称其選

李閻二德基奎趙積謙充边郡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 圣旨命侍從而省  
臺諫各荐李边郡太守三二人姓名来  
上者

右臣伏覩朝散郎監登聞鼓院閣一德出自世  
家慶更繁劇纂輯經史者右今政事錄以為規  
警頓知建昌軍諸司友荐得知泰州以憂不赴  
今經列院物吝甚美適直即前知建寧府建陽

縣綦奎名門之裔官業可稱建陽最号劇邑奎  
勤于抚字号稱治辨列剡政績未蒙擢用曾叔  
祖故翰林李士宝礼建炎艰难之時实掌書命  
著兵筹机要上之奎習熟間見使之乘障必有  
可現通直郎三管台州崇道現趙積謙西洛故  
家少年嘗冠鉉闈方為幕賊取知當路不緣介  
伯遂得改秩作邑宜具前政实权臣之党月解  
拖欠至多積謙方議區党補解而即不容積謙  
謂一時奉命必致鑿室取办慨然清祠即友人  
咸惜之臣今並奎克边郡一德策任使尤所

力鍊

荐黃膚鄉林椅制子同倪思

臣等叨塵從列仍侍經帷既不勝愛君之心无  
以效報國之志惟有獎提英俊振拔滯淹使其  
人有能致身于時則臣等可遁蔽矣之貴今得  
二人焉竊見從事即前臨安府、李教授黃膚  
知志節有稱詞章時出所著比釜人卷專論本  
朝昔与契丹為鄰後為如真所辱究切事实維  
祖宗盛時不曾一得志于比夷靖康以來動皆  
國家失計指陈事实略不忘  
刪削繁之極便

現覽自亂華編諸書以來皆不及此若陛下  
以備遊覽則必憤夷狄之世雖痛人謀之致辱  
臣子讀之則必廣求禦戎之策務為強國之謀  
文林郎紹興府奉教授林椅淹貫經術博考  
古今所著周禮綱目一書專論成周法度官職  
以類相從皆撮精要用周公遺制可奉而行既非  
泥古以違今直可接經而從事自新莽比周名  
其實盍熙寧新法專以理財遂使指為虛言實  
不可用惟椅之說粲然可觀二人者皆負財名  
務為有用之孝不惟編載有侔其所著論又皆

明白洞達有益于世間其書各自儼進臣等仰  
惟至孝高明于經于史皆所留意而二人所  
著書實可以上裨緝熙之方一欲望至慈特頒  
睿旨降付三省看詳如其實可採錄乞加耀用  
以示褒勸



卷九  
晁氏寶文堂藏抄本卷十六  
馬笏齋藏抄本卷十九

(較此本多奏議二首)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九

四明樓

鉤大防

奏議

論

論 玉牒聖語

臣聞堯言布天下非若後世詔誥之言也蓋其  
都俞吁咈出于心而應于口行于身而形于言  
是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 陛下臨御以來言  
之聞于外者天下誦而鼓舞之臣竊幸獲一  
望清光天語之榮震服不暇獨念親逢堯帝之



全而零遠小臣无由时聞玉音既而蒙恩兼戒  
玉牒始尽見記註所載仰而歎曰 陛下之言  
隨事而應是皆出于心行于身察見治乱成敗  
之机質之六經而暗合考諸三五而不謬備在  
編簡不一而足臣不能悉奉以進敢取其大者  
而鋪張之 陛下嘗語臣下曰声色之事未嘗  
略以經意至于宝貨珠玉侈麗奇異之物心所  
不好亦未嘗失之讀通鑑至楊阜見人主之非  
則勃然能之与人言未嘗不道 陛下曰人君  
听言不可以人臣漏泄為罪縱使漏泄適足以

彰君之美因奉陸贄之言曰諫者之狂誣明我  
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又讀至黃皓  
事 陛下曰人主于近習不可不遠昔仇士良  
教其後固寇之術可以見矣又讀至馮猶沮張  
華事 陛下曰小人之諫君子其浸潤膚受委  
曲如此使人坐墮其術中而不知紹興三十二  
年十一月有旨令太内侍省權免進子 陛下  
下曰 祖宗以來止許人進一子此曹人多則  
黨盛今人數不少君平居无事就可漢唐之事  
是已隆興元年九月有旨已降親札付張浚王

彥應兵將官有奏報文字及有陳乞並直付通  
遞司投入毋得依托左右近侍以進凡此方條  
皆人主之要道當今之急務愛君憂國之士欲  
言而不敢且累千百言而不能得其要者 陛  
下于徵容答問之間形之于言可以大信于方  
策可以為法于後世猗歎盛哉故舞声色異物  
之奉容人臣諫諍之直遠近習察小人減內侍  
之進子禁兵官之依託皆 陛下躬行之實心  
術之妙宜其不做滿色而發于外者如此其巍  
也臣昧死不勝惓惓之惟望 陛下待之以誠

守之以久日行其道日新其德當如周之文武  
終得逸樂之福毋使唐之魏證謂不及于正規  
之初則天下之幸杜稷无疆之慶也

論土木之費

臣仰惟 陛下恭儉惟德敦朴為先宮室苑囿  
未嘗興作禁禦游觀之地至有弗葺者自非殿  
宇之繕修季拔之崇即府庫之闕官守之徒不  
肯輕用民力蓋 圣意深知土木之功定為官私  
之蠹故節費省事以垂後則然臣竊見比年以  
來二役相繼亦聞有不急而可以緩為之者二

後之與勞擾非一蓄村植者有強買之懼事未  
作者有奇役之擾廣道路則列肆有毀撤之驚  
敵基址則連甍失已成之業如此苛事未易悉  
歎或曰是役于游手而不妨田里之農事是出  
于贏貲而不關有司之經費物皆給以方直而  
無科歛之擾勞皆予以賞典而有勸功之心是  
皆不究夫利害之實者也游手之役不費于財  
乎贏貲之用不出于民乎給以市直徒有其名  
予以賞典不及于下命令之出誰敢不承要不  
若前數年之無事于此也故嘗謂人君之善儉

者當如漢之文帝而善于用言者當如我朝之  
太宗夫以漢室之富百金之費宜不足惜而文  
帝以吾之百金計民之常產一臺之費可資十  
家遂終羅之每事如此安得妄用此所以為善  
儉也以王府之貴營一假山亦不為奢而姚坦  
之言深切似過太宗時已為之一聞坦言歎  
其傷民亟命毀去言非親聞感悟如鄉音此所以  
為善用言也以今觀之民貧益甚下戶之產不  
直一金田野之夫終歲勤動而不免飢寒閭閻  
之人以數百錢為資身之策工役之與費以千

萬計者不知可為凡家之產州縣之間一金一粟之不輸則鞭笞立至追科之日械繫滿前号呼塞耳錙銖積之以充府庫一役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出于凡人之輸然則文帝之言為有旨姚坦之言為甚切太宗皇帝之德卓乎其不可及也以陛下之恭儉敦朴而臣猶敢以此為言者誠以今日事力充非文帝之時之比則愛惜浮費當又過之臣愚欲望睿慈念財用之至艰罷土木之急遠追文帝之美近法太宗之聖更復深軫姚坦之言則節

省之益非止一端恭儉之盛冠乎百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富庶之源當在于此臣狂愚妄論惟陛下赦之

論六曹法司

臣仰惟陛下垂意章程務極于允愛念吏部七司所關者大修書之日詳加裁擇書成之後又為總類選分雖分條貫歸一誠以法守之地不可有毫釐之差也臣竊惟修法之事固已周密用法之吏尚有可言蓋七司之法頒之四方而用在吏部長式郎官年除歲遷難以及其通

習吏人久自行業又未及盡知源流則是用法  
之責全在法司夫文法之習至以名家要領明  
練條章旁通論類習之有素以為術業然後可  
以審處是非議定輕重竊見紹興元年臣僚申  
請七司各有掌法業止係收掌文書即不共檢  
條法乞將掌法案改為檢法案內與分並于太  
部大吏內選差請曉條法之人如本部無可選  
差許踏通指差使掌本選之法事有不能夾者  
听委法司鋪叙條格然後長式批法與奪以誠  
用法之要也屬緣鄧江陰旨裁減吏額往往將

外差法司充其減罷之數日今雖有法司去處  
亦不抽差稽日文法之人正是就本部遷補既  
非素習又復迂從棄分不常其守安得明習貫  
穿以資閱衣修之甚勤而用之不求其要誠恐  
有所未盡也臣愚欲望睿旨明詔攸司詳欲詔  
興元年旨揮專置法司厚其廩給而嚴其罪罰  
久其歲月而優其迂補使事有所任責有所歸  
庶幾有以仰稱陛下立法之至意如蒙聖慈  
採擇以為可行文部亦乞盡依吏部處分或恐  
重于多置吏額莫若隨其事之劇易吏戶刑三

部則各置一名禮兵工三部則各置一名並擇  
晚法之吏使之字意可此長二郎官提綱于上  
法司守踐于下則亦部事皆得其平矣

論治道任宗正寺主簿

臣聞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臣下苟有才長皆  
可以自見一之今捨所短而取所長則去不可  
用者人主天縱多能下視臣度是大備道全美  
百行衆善无一毫之曠長慮却顧万几庶務無  
一事之失然後是以御四海而圖治功繇漢以  
來人主銳意修改率不过數年而怠陛下以

睿哲之資臨御二十年而憂勤兢畏踰于初載  
臣下不足以望請光尚向俟于微臣之言独惟  
人臣之事君非必皆好為諛悅蓋其心每期君  
于善一有盛德謨訓將順歸美惟恐不尽以期  
人主為善之心間有不及則敢言者寡故天下  
之事惟見其全之尽之也人之一身无有不受  
病之處天下之大无有无蠹弊之厚善養病者  
不以无病而廢調揖善為國者不以无事而緩  
戒惧然後為得也漢唐賢君非無可傳之烈如  
高祖之好謀能听文帝之以德化民武帝之推

材大略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身濟大業明  
帝之凶枉必遠唐太宗之除亂致治明皇之斥  
精庶政憲宗之剛明果斷有一于此誠足以建  
功立事措天下于小康然而必有以議其後而  
尼亦有愛其弊者正以如前所陳見其所長不  
見其不及而不能以自勉也是以堯舜之盛曰  
儆戒無虞曰兢業一日工日万几湯以文  
事自責曰政不節与使民疾与宮室崇与婦謂  
盛与苞苴行与諛夫與与故儆戒兢業在堯舜  
為不必慮所謂六事者又皆湯之所无而聖帝

明王季其不必慮與其所無者日以自勉蓋不  
惟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惟恐吾身毫髮之不及  
此漢唐之君所以不能進也方今邊陲雖請尚  
夷狄未賓紀綱雖紊而方目尚疎敦厲士風而  
廉耻不振擗節用而公私俱匱北歲豐登民  
力及困重以歲早尤難支吾陛下日異視朝  
廣求民瘼无所不用其至臣誠不佞竊聽古人  
責难于君耻不及堯舜之意欲望陛下遠稽  
古昔俯鑒近代凡其可取者必思兼備于今日  
凡其可戒者日思所以去之如湯之六事皆今

之所无六從而深求其端倪則聖德日新又  
日新上益有以當天心下益有以澤民物以是  
而求所欲為者无不濟矣臣不勝慙愛君之  
心妄進芻蕘之言惟 陛下擇焉

論責成

臣仰惟 陛下臨政願治乘二十餘年  
與利除害誠不為少臣愚无知竊有進焉凡天  
下之事君相講求于上士夫獻納於下大綱小  
紀略已周編而事之已議、之已行未底于成  
而遂止者尚多有之臣嘗考求其故蓋朝廷議

之既孰成命一頒則謂事之施行下之人奉承  
約束文移行遣紛紜良久則以其文告于上方  
其播告之効天下皆謂其又行書之記注亦曰  
公曰行也事其實事未及幾而止矣此所以事  
緒絀繁奉行若無所適從良法美意日講于前  
而澤不得下處事不見成績故迄今算計見效  
未能其稱一陛下大有為之志也事有大小  
者可以立辨一出聲旨隨即罷行若事涉大体  
所以為國家深長之計者苟非磨以歲月未見  
其成且如此田為富國之本水利為農事之要

陛下家所留意施行不一然至今不見成效行之太遽者或至擾而無益行之太緩者或至寢而不報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也臣愚欲望陛下遇事之欲行者俾大臣詳審害計若廉其行之終无益或利害微末而不足行者慈從簡省若其又可行而稍費歲月者朝廷置籍記其事端及施行之日月約事之大小為久近之期以時奉催不辨不已如此則事之欲為者皆有端緒陛下所納之勤圖治之妙日底事成而後治效可睹矣

論宗室右選嶽廟

臣竊惟國家忠厚之德冠絕前古親睦九族无所不用其至是以慶原蕃衍人才輩出皇朝盛事尤非歷代之所可及近歲以來修謹好孝者日衆士夫敬仰之不暇此皆陛下聖德感化之所致也然由進士任子而為左選者堂除銓選各有成法无官人有孤遺請給亦足以治其家惟是官右選者人數極多往往遠外无援鮮能自拔于稠人中以求用于時添差又有限負不可多得惟時嶽廟以餽其口州縣又以

窘匱之故俸給不能一、如期所在多有无告  
之人歷歲寢久負多闕少已不免待次之窘近  
降旨棊頓減負額大約四分中幾減去其二三  
允宗室之賴嶽廟以為生者待次遂至四年狼  
狽立見誠可矜憫如此則有官者逆不若无官  
人孤遺請給之優陛下富有四海豈肯於天  
族較此毫末但以宗室不敢自言故此情无由  
上達况夫礼義生于富足一有失所則流蕩為  
惡如水就下犯法者必重尤非所以愛之也臣  
愚欲望聖慈深軫磐石之宗盡復嶽廟負闕庶

得天族各遂仰事俯畜之計以助成信厚之風  
不勝事甚儻或聖意猶以為冗則乞明降旨揮  
于前未所減數內復三之二或且復二半之文數  
亦可少寬日下艰窘之狀不為小補

論浙江渡舡

臣竊惟江水之險无如錢塘不惟水面濶遠風  
濤可畏加以沙漲無定日有改易大駕駐蹕  
往來尤衆紹興初年渡舟屢有戾溺蓋舟又曷  
利網土以行弭推中流恣以乞取忽遇風濤奉  
舟覆沒操舟者獨以善泅獲免是苗時宋司轉

運司指置官造巨艦舟之受又各有定數五旗  
蠹牌各有色別以蠹牌之入為篙梢及補足之  
費自此經集安渡所利甚博成規具在可奪而  
行洵中一舟修葺近復糜壞不惟渡舟罅漏成  
規亦不復遵守人蓄雜糝私渡競進近者連日  
有疾溺之害都人駭愕行道傷歎臣愚歛望聖  
慈行下兩浙轉運司修造官舟務極聖狀悉奉  
尤立約束以濟病涉之人在官司為力甚易而  
夫之受實惠者不知甚幾惟朝廷亟圖之

論道李朋黨任宗正丞

臣聞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明者察之昧者  
忽焉不惟忽之復以察之為過迨其既成又已  
無及此天下之患所以祠尋而不已也後漢黨  
錮始于甘陵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于李  
宗閔賢良之對本朝元祐黨籍始于二三士  
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憂橫流不止  
害不可言今日朝廷清明豈役有此然粗見端  
倪不得不慮是敢先事而言寧犯狂僭之誅不  
忍自為緘默惟陛下察之大道者天下之所  
常曰李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斯通不

明誦說祠夸去本弥遠 國家 累聖傳授敦  
尚斯文教風聿興名儒闡出講明經術究極精  
微然後培道者不涉于異端為孝者不至于無  
用恭惟 陛下天縱靈性帝孝高妙体斯道于  
已安而行之賞不輕予刑不遽施寬猛相濟無  
有駭故執中之傳也喜怒不私嗜好不聞隆寬  
尽下有言必從克己之仁也雖 在宮臨朝尊  
嚴清聞之燕不見惰容謹獨之戒也清心省事  
湛然凝靜物未斯應無所通莫正心城意之學  
也凡前儒講貫發明之大端惟是教者而 陛下

下兼而有之臣愚何足以測識然青天白日孰  
不知仰而士大夫之間議論則有可疑者臣竊  
惑焉比年以來曰執中曰克己曰謹獨曰正心  
誠意往 有所諱而不敢言人主躬行此道于  
上而士大夫及諱言于下試考之十數年間章  
奏无虑十万未聞以一語及此而又相戒以毋  
言孟子曰齊人无以仁義与王言者我非克彘  
之道不敢陳于王前以為齊人莫如我敬王者  
而 圣世乃有此風何邪故凡士之端謹好修  
談論經理者一切指之以為道孝小則識策大

則折辱又甚則疾之如仇士之遭此者其間蓋  
亦有以自取然而俱為士夫由季以進所謂同  
是克舜同非桀紂而何相疾之甚也臣嘗讀大  
雅之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厉階至今  
為使詩人之意蓋曰厉階之梗由夫好競者之  
為之也使士大夫操心無競則何自而至此耶  
臣嘗求之牛李之事雖曰李黨多君子牛黨多  
小人然德裕一聞御史大夫之除則流涕寄謝  
至其不然則遂為敵仇嗚呼非競而生厉階者  
乎元祐紹聖之事又可知矣故嘗以為近習之

排士夫非衰季之世元此若士夫之自相排雖  
盛時亦不能元之漢之黨錮叔在官官乘主之  
昏而肆為之元足怪者若唐之朋黨元祐之黨  
籍剛士友自相傾軋使人主莫知適從為害尤  
甚蓋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未于然而  
使天下不至于甚弊惟士大夫能元競然後可  
以衆覽和于朝而使國家不至于厲階今陛下  
下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自不應過慮而察士大  
夫之間未能元競向者執正以虛言相讖訶而  
近者頗有其過矣臣愚欲望睿慈明詔中外咸

推无競之心勿徇一偏之見精白一毫以承明  
主之休德臣前所过慮自可以消弭于冥中之  
中臣不勝拳、惟 陛下裁幸

論明政刑

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齊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曰国家閒  
假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以政刑為縱而孟子  
以政刑為先人惑疑之蓋一道也孔子非以政  
刑為可廢孟子非以德礼為可忘蓋政刑不修  
无以為用及其既立化乃可行仰惟 陛下臨

政願治二十餘年而憂勤不怠圖回日切今者  
中外少事朝廷清明年穀既登流孽粗息外則  
边鄙之不從耳内則盜賊之不具既非賢哲馳驚  
之秋可謂國家閒暇之日而又延登宰輔共圖  
治功當此之時若復既歲怕日之恬武熙視國  
之蠹弊為當然以民之疾苦為細事置而不講  
趣了目前使一旦有水旱盜賊边方之警言則必  
事出倉猝死復優暇今日光陰豈不可惜仰惟  
國家 累圣相傳 仁宗皇帝 太上皇帝在  
位最久 仁宗開文華閣命名臣條上當世急

務乃在慶曆三年 太上逐权臣之黨更化善  
治乃在紹興二十五年皆是在位二十餘年之  
後非若前代人主始勤終怠之比是以士氣振  
作朝綱不隳嘉靖有邦此實我家法也  
陛下垂意政刑何事不奉臣愚過慮竊有言  
政刑二端所該甚廣无問内外皆在其中今日  
充官之負最多而邊周用之材養兵之費最重  
而少精銳之卒游手倍于農人而趨末者日衆  
婦明坐困州縣而冒詐者實繁問食貨則國用  
既虛又非藏于天下問力役則貧弱日困不能

安于田里加賦之害莫甚于和買而紹興近輔  
之地斯民无聊未知所以寬恤之術取民无制  
奕甚于權酷而近都首善之地設法尤盛日求  
所以張大之方水旱雖曰稍息而蝗蝻遺種尚  
多安得不為去歲之慮盜賊難曰不作而民間  
愁歎尚衆安得不思預備之宜此皆政之大端  
也如此苛事未易悉教未問外攘之說先求內  
治之謨如以為小康則真若無事誠加思慮不  
勝私憂用刑之道在今日實為公平人主无喜  
怠之私朝廷无風肯之間一付有司動循三尺

然而四方冤獄尚多有之若元辜陷罪固當痛懲詭法惡姦亦非令典祖宗亦不隨事寬宥然當是時法家者流皆是西北強毅之士堅執成法或至少息故每使儒臣治獄謝謙其間有司既不失官守而法禁亦不至煩苛今則不然用法之人多言除德重辟強劫亦或失刑雖曰忠厚所漸者深然有姦宄不勝之弊刑之不修此其大者臣愚竊為陛下惜於間暇故願陛下速為永圖雖未能每事更張曠然一變豈可不深思其故使之日新伏望睿慈探孟子之至言明政刑之二相般樂怠傲固聖址之祈與苟且固循恐良時之易失臣憂國有素不敢繁瀆惟陛下幸赦而留意焉天下幸甚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

卷十  
晁氏寶文堂藏抄本卷十七  
馬笏齋藏抄本卷二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

奏議

四明樓

鑰大防

乞止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在温州日上

臣仰惟陛下聖孝冠古通于神明亮陰端憂  
哀禮兼尽称天定謚博采衆說務極其當臣假  
守偏郡安敢妄議宗廟以平嚴誅自以世受  
國恩蒙被使令有懷不言是為欺天臣切見近  
降旨揮恭為太行太上皇帝升祔有期增置  
太廟一室供奉神靈臣不孝亡術文在遠外道

听塗說嘗有見聞臣居明州近故龍圖閣待制  
趙粹中寓居臣鄉里聞其任吏部侍郎日曾進  
廟議請規其書熟復其說臣既擊服粹中亦深  
自慨歎至于流涕蓋謂太祖皇帝開基創業  
之盛而不得正東嚮之尊致之典禮稽之古誼  
本無可疑熙寧五年首以王安石之臆說變亂  
古制陰使章衡倡為謬論雖名臣如馮京梁燾  
盧士宗司馬光等力辨而不能回孫固又復論  
議僅得不廢配天之祀而東嚮之禮竟不獲伸  
紹興五年董弅建議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

廖聞晏敦復王但刘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  
遠朱宸傳申先何慤揚晨莊必疆李弼直皆是  
其議趙渙奏陳尤力太上皇帝擢弼為侍從  
渙為監察御史言已小矣而一趙霈獨不以為  
然徒以諫大夫之重議不出已橫加沮抑然猶  
畏公論不敢非毀但以徽宗在遠未當專議  
遂寢其事淳熙元年粹中以當時群臣所奏悉  
加銓次為陛下言之絕蒙睿旨下之禮官因  
子司業戴几先兼叔礼部侍郎力沮其說而言  
元經據粹中又進闕異一書深切著明終亦不

行臣詳叩之粹中言幾先本不足以搖大事蓋嘗密言于執政以為太上皇帝萬壽之日未應議此以致中輟今大行太上皇帝方將祔廟維其時矣陛下親承付託以太祖皇帝七世之孫奉紹興五年制禮之遺意取粹中所進一書申命討論止太祖東嚮之位參先朝郡臣之說定我宋宗廟之禮省有司增室之役為万世不易之法以慰列圣在天之灵臣不勝大願不敢苟避斧鉞失今不論後實難言使他日未先狗馬填溝壑雖有可言之路亦已

甚晚矣惟陛下赫然英斷奉而行之實天下幸甚

貼黃臣照得粹中所集廟議及闕異等書又有雜說一編皆已經進御或恐內府深藏未易尋究臣嘗傳錄副本乞降勅旨取索謹當繕寫投進

臣伏以宋廟云事大体重不敢聞于外庭如蒙圣慈不以人廢言伏乞睿旨以粹中之書出自圣意付三省施行臣職居遠外合具奏狀止以事當嚴密恭

讀中興會要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太上皇帝宣諭宰臣曰臣僚于利害

奏劄士大夫自合親書不須計較字畫工

拙敢循故事以劄子親書授進仰乞睿照

論恢復知温州被旨奏字

臣仰惟陛下親受至尊壽皇聖帝付託之

重兢萬机惟日不足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臣

愚以為當先立乎其大孔子于魯則先三家于

衛則先正名豈无他事可為蓋莫先于此也固

家之大者莫先于恢復之計君臣之間所當朝

夕以謀之而在天者有數存焉不可以疆為也

高宗立國于兵火擾攘之中保全東南兼愛南

北蓋三十六年而傳之壽皇壽皇即位之

初慨然有志于中原練兵選將躬親騎射以作

士卒之氣不惟時未可為正以高祖年高厭

兵至孝承志終守和好以修內治蓋二十八年

而傳之陛下陛下念祖宗積累之案痛

二至播遷之禍承兩朝未集之勳憤夷狄亂

華之久軫遺黎陷溺之深今日之事豈復有先

于此者臣若遠外固莫窺廟謨之秘若自登極

以來詔令為民而下所以戒飭士夫警策將帥  
皆足以感動人心今又講蒐田之法人固已知  
聖意之所在臣猶有言者非敢功 陛下好兵  
亟戰祧疆鄰聞邊警縱將士以邀功而生事也  
誠願 陛下專以恢復之計為心旦 而恩之  
歲 而圖之 陛下果篤志于此祈上天之助  
順則畏天之心益謹望 祖宗之陰祐則敬  
祖宗之心益篤恩歆如唐太宗存頡利以奉神  
克之歡則事親之孝益至以至欲圖外攘必務  
內修則政事日以奉欲謀西北先保東南則邦

本日以固非將相无以佐大業則求文武之才  
必備非儲蓄无以奉大事則用天下之財必儉  
務求忠良節義以備任使則諛諂面諛凡可以  
害吾之治者不約而自退務養神氣精力以待  
事机則晏安嗜慾凡可以傷吾之生者不戒而  
自定边防以修政以戾如此則遲以歲 月歲  
甲兵未動版圖示歸而恢復之計成矣一旦天  
道好还天意悔禍文武之士雲蒸霧集王師順  
動豪桀響應則大計可奉于以據高皇之宿憤  
焚老上之龍庭奉萬年之觴為 重華之壽而

後 陛下之孝道光矣國家之大恥雪矣若非  
及今而圖之事机之來豈能一以日之力而得  
此哉臣區區愚衷犯分進說惟 陛下裁赦

乞寬茶鹽權貨之法

臣聞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田之  
法民生而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无憾是官  
養民也自井田法壞流弊歲久尺寸之地无非  
斯民交易以為世業而出其租賦以供公上此  
民養官也後世用度日廣什一取之而不足又  
重取之又有曰茶曰鹽乎夫權貨之屬皆出于

山澤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成禮所以  
養生古惟以沈湎為禁而後世權之凡此數者  
國家既擅其利以供養兵興支費之大端其勢  
不得不立法以禁切之豈時使利孔專出于上  
亦所以抑制毫彊恐其專利以陵貧弱也為政  
者要當究其本源而兵利聚斂之臣不思大体  
竒請他比繁文日增至于今日周密甚矣搢手  
犯禁非所謂易避而難犯細民貪利法出姦生  
不惟不足以勝之而奉法之吏臨事雖欲坐以  
深文亦有不得而尽行者使其尽行必致生事

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頗重既而歎  
曰今所為者正如張方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  
誰能弛之臣嘗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為國  
家建益長策若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  
益衆欲望聖慈軫念元、謂設禁者本有不得  
已之意而犯法者初非甚可罪之人或有不体  
國家寬太之德于是教者更有陳請重設法禁  
視平民如寇仇于見行條法是外創意增添者  
惟陛下一切寢而不行甚者或懲其妄言 播  
告中外使天下知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陰受天

地之大賜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脉者或  
在是矣

### 論訓練禁兵

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辛巳甲申用兵之  
後天下狃于無事兵備寢弛 壽皇聖帝長慮  
却顧外欲為恢復之圖內欲修固本之計申飭  
州郡訓練禁兵立揀中之額有路鈐按教之法  
有朝廷点摘之制雖未能盡為精銳而每州各  
有數百人可用之兵盛今日振盜賊帖息可謂  
明效大驗矣臣試郡海瀕恪遵故事月自按試

以行賞罰不敢不謹而猶有可疑者兩軍決戰  
弓弩可以及遠而短兵可以角敵較之二者短  
兵之用尤多軍器固不一而足大約弓弩鎗牌  
長力皆不可不習至如擊袍以禦敵馳逐以據  
險皆當習于無事之時乾道元年專降指揮禁  
軍武藝只講教弓弩手餘外武藝更不教習軍  
士有長技而不得自見既以沮其勇氣亦恐閱  
歲因修元所激勸日成廢墮乃一欲用必至扞  
格至如定砲之類尤非一日可習州郡但知奉  
行指揮而遠慮不可不及欲望聖旨下三省樞

密院議定速賜行下依旧制閱習于軍政誠非  
小補

論保治任考功郎中

臣聞無虞者盛帝之所戒無難者聖人之所懼  
持盈守戒大雅所以稱太平之君子也國家以  
克授舜、授禹所謂三圣而守一道揖遜之盛  
超迈千古高宗皇帝中興之初自濟大業時  
及東南艱勤百為蓋十余年而後小康晚有幸  
已之擾兢畏克終以享九齡肆我壽皇聖帝  
受禪之初說意有為虜情不測干戈相尋一人

圖迴于上臣民寒心于下加以甲申之警言雖卒  
從和議而經略之志不忘益勤万几聖德日新  
比年有旱潦之災寅畏天戒廣求民瘼四方章  
奏惟恐不聞蠲放惟恐不多賑卹惟恐不至愁  
歎化為謳吟姦盜為之帖息脫復万乘以授  
聖子二帝相傳体克蹈舜冠德百王皆以兢  
業、以致此崇高之盛陛下承熙洽之運  
膺付託之重垂拱以視天民之阜誠千載之一  
時也縉倅鉅典次第蒐萃又足以為太平之榮  
觀也中外靜謐邊鄙不從冒虜使恭順文恬武熙

夫何為哉况復仰遵 壽皇之詢日晏坐朝教  
致所政講論經理篇帙有加為臣子者何以仰  
贊聰明然區、愚忠 于勝愛君憂國之心以為  
無難之世易于因循比如人之一身時有小疾  
則飲食起居動知戒謹固有尪羸而壽考者疆  
壯之人未必無病血氣尚盛多恣所欲疾偶未  
形因謂之安此固良醫之所懼也孟子曰國家  
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日之無事實 陛下  
暇日之時也改元之初 三宮徽号之儀長秋  
冊室之禮皆不可少後自今凡稽古禮文之事

動有重費而無益于治道姑俟于施行務求實效無事虛文軫耒雨徹桑之言思大寒索裘之戒旦而圖之使事有備先為不可勝以待可用之機以保盈成之業于無窮天子之壽頤復有大于此者乎

### 論流民

臣試郡永嘉本無善狀晚迫替期誤蒙陛下收苗使脩郎列二年之間粗知利病近聞有流徙之民日夜念之民生豈欲輕離鄉土自非水旱太甚何忍散流去歲早禾成熟人心晏然蝗

蟲為孽所損不多晚禾未登偶闕秋雨然未至甚害也而流散不已州郡既為之戒放苗米招來海商存撫賑卹雖得少定而去者已多不得為之計也臣聞富弼賑濟之政在本朝竊為稱首然考其時弼知青州本自無事流民乃自河北而來弼不以非吾土之民而不任其責調護惠養委曲周尽迨麥熟而歸又事之以道途之費收其強壯以備卒伍今日亦可做而行之右者後民寬鄉其械必有法其歸必有處今之流民扶老携幼顛顛暴露不知息肩之所其

有親戚知識以為歸者無几率皆茫然遠去以  
僥倖万一未至淮上其狼狽于道者已多至而  
失所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不為盜賊則或為  
跨淮姦人誘略北去以為奴婢無復生還之日  
又可慮可哀也臣愚欲望睿慈具念愚民早賜  
處分行下兩淮益司師守條畫措置如其已有  
所依未能自還者听其自便苟無所投告願歸  
而不得者量給貨糧使之復歸如此符久亦是  
以語化鄉里使之安土重迁其願倍率伍者欲  
貨種糧者有官君子各以富弼之心為心隨宜  
措置救于瀕死之際其所以救民心而鎮邊服  
者于足乎在條目听其自為俟其事定各以給  
貸招撫之數中聞庶几官無重費而無知之民  
不致陷于飢餓之水夫實國家之仁澤也

乞罷温州舡塲

臣竊惟官冗甚矣而未易遽去其有無用之官  
後費廩祿而一司之費又為甚多貽害公私者  
不可不去也温州有造舡塲一司究其建立之  
初本因高宗南巡駐蹕臨安漕臣一時措置  
謂漕舟全闕而良材具敗自處過溫以入于海

者衆于是置舡場立抽解是時材木不可勝用  
客販既盛而漕計有餘州郡係省之錢可以支  
撥歲造百艘以供漕運誠一時之利也爾後水  
司自有舡場又近地如明州華亭亦皆造舡足  
以供轉輸之用令則山林大木絕少客販不多  
係省不足以給費本司亦知其難辦歲暖月削  
每年止造十舟而一司尚存冗費如故其所調  
益于官者不過十舟若就辦于本司及近地之  
舡場不甚費力請言温州之為害者監官初止  
一負既增其一已而又增遂為三負雖是宗子

添差而皆釐務請給人從並同正官則有俸給  
之費所募土匠則有不糧之費造舡之日又添  
以米十舟分為春秋兩料除材植取于客販抽  
解貼買不多而有鐵炭灰油之費其起斧而來  
也以運河平底之舟而行鯨海不測之淵虛舟  
既不可以進執事載私商客貨其中遠出海港  
而復攬載不可禁察又有將撥借請篙梢犒給  
之費少或半載多或數月而後能達多有覆溺  
沈破之患此其官司所任勞費之目也若其煩  
擾百姓則又甚焉十舟稍工輪差永嘉縣有田

產舡戶每舡所用水乎則又泛差諸縣瀕海之  
細民為之此曹各有漁業深憚此行吏人乘時  
為姦追擾追徧始得人足其實不用自行率以  
雇人之直納于稍工始得脫身乃一舡敗于海  
上將校等人均償不足又以其名籍追元差水  
手勒使填還間一有此嗟怨尤甚臣在任日先  
究此弊每水手一名除追呼庸官之費錢之實  
及稍工者大止六貫有奇遂率一歲之數官為  
出數百緡而罷水手之差人恐吏輩久復擾之  
尺取諸縣水手名籍俟其齊足焚于公庭海瀕

細民始得休息然此司不罷終為勞費而于漕  
運無甚利害臣愚欲望睿慈特降聖旨行下轉  
運司及本州罷去此司以惠一方監官姑給添  
差之俸聽其滿考已差下人省罷兵匠收隸廂  
軍具抽解及排岸司職事使監稅官兼之既無  
造舡之用則客販抽解亦當蠲減省一州之煩  
費息百姓之追擾少助仁政之方一不勝幸願  
貼黃臣嘗略會計一歲之費造舡工料官  
兵請給衣糧起發等為錢三千六百貫有  
兵米七百餘石監官衣綿將校借請在外

伏乞睿照

轉運司若以為難乞令本州詳具細數除官兵請給衣糧外如丁鐵等費及抽解木植出費量認錢數每年奏赴本司以裨造

論寬刑罰轉對

臣聞刑罰所以懲姦也然聖王用之本以弼教非得已也人主之用刑推當務寬皇朝專以仁恕得天下之心列聖哀矜惟恐一物之失所陛下遵有宋之家法紹壽皇之心傳臨

御以來仁恩德澤決洽元外用刑之際尤軫聖心誠斯民之幸也然有司奉行惟上意所向自古以然唐太宗時自縊張古之刑法官以失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則不加罪嘗謂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君主取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未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者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尔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官太宗挽從之由是斷獄平允此取千古之龜鑑也壽皇聖

帝事每寬恤尤謹于刑乾道元年之冬刑寺定  
斷陸知微兄弟三人冒官之

恕刑部侍郎王弗大理少卿陳良翰丁罷其餘  
郎官寺官各鑄一秩天下咸以為當然在是時  
正如德威之言頗有各求自免競就深文之弊  
至次年春三月 壽皇聞之亟下手詔曰獄重  
事也用法一傾其平則民无所措手足比年以  
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  
之故有罪者具歎而不辜者罹酷朕甚患焉卿  
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害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

又當罪用迪于刑之中勉之哉其听朕命毋忽  
太哉王言过于太宗遠矣自時厥後刑為之乎  
近者科奪之弊大甚欲革而去之蓋不止上  
之人之所欲也潘顯伯兄弟之獄在兄弟私情  
則若可恕在貞率除制則无所逃有司定罪太  
輕至勤睿斷所謂非常之斷人主專之衆論无  
不称快愚臣過計乃竊憂之蓋自 陛下龍飛  
之初覃霈所及与民更始寬恤之詔聯翩而下  
四方日有几措之望此雖至公之率終是罪其  
刑輕况復罰自近始官僚之外上至刑房之吏

下及刑考之齊無不責罰固足以懲姦矣而猶  
有所慮者官吏震恐或有便文自營之心則讞  
議之際寧免傳致深文以圖自免者唐太宗以  
仁恕為先 壽皇圣性隆寬中外具知然前事  
如此則知 陛下雖本無尚嚴之心而天威所  
加事迹相似或恐未免有競就深文之弊臣區  
區私憂懷此累月矣既已輪对奏事无路自達  
敢因轉对傾心献忠款望睿慈深加矜察鑒太  
宗之咨詢体 壽皇之詔旨酌德威之聖論審  
事迹之近似出自圣意特賜處分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中興顯應觀記

奉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詔臣某顯應觀為國家  
集福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為之記者故其碑  
之文成朕當書其額曰中興顯應觀記也而宸  
翰下頒昭回之光輝耀千載臣既承命謹拜手  
稽首言且百神在天地百昭布春列 皇朝咸

秋无文非有功不祀其間灵效顯著遠迹奔奏者不過教処而護国顯應真君其不也真君崔姓廟在磁州有為道观河朔人率之五百余年矣請康中高宗曰康邸再使虜磁去虜營不百里既去謂祠下神馬擁輿盼靈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功帝还轅孝宗誕育於嘉興先形鋒服擁羊之夢生有神光烛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興駐蹕錢塘初置观於城南尋徙於南湖之有分灵芝僧寺故基為之祠宇宏麗僧致裝嚴長廊观深中繪工緻鉄騎戎卒左右旋繞

戈鋌旗盖勢若飛動敞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為堂祐館以処羽衣之流称其為大神之居高宗脱屣晚年嘗聞憲至臨幸必升至故時賜金藻飾一新既又三年餘年矣皇帝皇太后常追祖宗之意載命與葺復賜緡与二万俾戶監右衛鑿義至管教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所以安愛内錫福斯民者甚至遂难不処以矣紀也竊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為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為從謹之子正雖皆名公而实非也續会要等書亦不詳

諦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正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州求泰初始後州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禮府君為盛朝顯應公且言府君正觀中為相州滏陽令再逢蒲州刺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為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旣君之廟而宗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所信功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施蒲人又曰崇求世系師大達其傳戶祝正官而民賴其德使其為子正與伯淵安祿謂史逸其傳欲元符二年即旧号封王大

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至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丞上命葺治祠曰數震現曰顯應其按旧碑為之記其說略與寶錄同又言唐太宗事得之俾詔入現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之吏編錄神之灵迹五十餘條聞於世淳熙十三年奉光堯至院封真君然至今以府君為号者尤見其本於為令也初命送福宮使安德軍丞宣使張去為提率官像子及於延慶復有此職宣力於現為多道士初止十餘人今益以眾田止百餘畝今

益以廣啓現一而許士庶祈繪咸有定期季夏  
六日相傳以為府君坐朝都人死不歸鄉駢擁  
竟夕老為乙時之昏孟冬十日又謂為府君朝  
元之節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欲奔雖北人  
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又乾道六年遣侯賀金  
国正旦臣以假使從行遺磁使人而下祠率望  
拜於驛中蓋往來者必致敬行則先禱於西湖  
之祠歸則潔羞以謝之臣謹擁其始末之實為  
記而又摛以詩云  
惟漢之司農兮孝道愛於相卿使委我於相前

必它時之今嘗繫神之仕兮于滄之陽惠及斯  
民兮久而愈彰握刺深中有任河北之採訪生  
則祠於田已兮歿又家於其象神之飯遠兮雖  
尊以姓物逸其名神之威灵兮信千載之流芳  
謂子正与伯淵兮皆流傳之渺茫獨昭陵之  
詔錄兮載顛末之為詳此方之人兮謹廟食而  
自唐膺 繫朝之封賜兮誠有赫乎在光功在  
社稷兮著明效於靖康神馬華與兮嘗顯祐於  
高皇始 孝宗之方振兮夢終夜而擁羊迨震  
夙之夕兮又神光而祭祥敞祠宮之百楹兮繚

千夫之周牆儼像設之雄尊兮煥金碧之焜煌  
仰皇 之臨觀兮未嘗求福而專御灑奎盞以  
冠嘉兮繫鳳翥以在翔前三茅而後太一兮每  
四至而相望回陰 而默相兮 國勢於死疆  
上宮掖而下士民兮藉神休而袞祿備明神之  
莫烈兮夫豈歛惠於一方願謁于上帝兮掃摯  
槍而給豺狼吾居時中天下而立兮開壽域於  
八荒神示歸其所兮報何可忘

董修太常寺記

禮樂一也舜命伯夷作秩宗典朕三禮曰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无它言也俞夔典樂教胄子而  
及詩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諧无  
相奪倫夔亦曰於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文曰  
憂雖鳴球以至鳥獸跄 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何樂之邪也三禮之書樂亦在焉而名書皆以  
禮春官掌邦禮而大司樂以下屬為明夷夔之  
任已歸于一矣為樂設官十餘自中大夫而下  
府史胥徒凡一千三百餘人其間上中下瞽至  
三百人昧鞀又三百人而舞者蒙寡而死數抑  
何其清也孔子之時禮專已闕其觀於周而歷

聘諸國志固在於行道未始不切：於二者故  
問於老聃問於萇弘止以論語一書救之執禮  
固所雅言而言樂為尤重至聞韶而不知肉味  
且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所感深矣與人歌  
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說者或不知此章之  
意蓋御人邦國所用之外樂韶多來其聲尚聞  
歌而善必使再歌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  
之聲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  
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豈

苟云乎哉自太師摯適齊至少師陽擊磬襄八  
於海亦多不得其說摯而下皆樂工散之四方  
夫子謹志之如有欲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  
樂失求諸夷者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夫人而  
能知之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治樂可不求其  
故哉今又見二十年有既多廢凡在失之皇  
朝繫至卦不議以所謂禮者而可求之簡冊一  
時鍾人論樂甚盛卒不可以復古蓋其本亡矣  
樂之本在聲先今之人何力求之尺度秬黍之  
末為可嘆也近世渾食兄弟禮樂二書流傳於

世礼尚可考然亦名与器而已耳 高宗嗣歷  
席事草地而卿列不以一日廢迨駐蹕矣唐以  
法惠禱待東偏轉地為勅令所又術之東則為  
容臺尚不足以及設礼樂之器遇閩習則列宣  
架於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一年少卿王公晉始  
請易地會初局中廢遂迁烏中為寅清堂耽  
夏屋於是為称法惠 既廢為懷遠驛又以為臺  
諫官舍物局再建於寺之曰久而容臺不移於  
今五十年矣梁棟朽 圯日有覆廢之露卿少久  
闕嘉定一年小慶張唐鈞為主得已歎其不可

居既坐胃監又轉而丞於此時尋農天府俱舍  
旧於趨新或謂亦可迂矣君曰此礼樂之司庭  
宇宏敞位置崇嚴不應輕牟利盜泉勝毋古人  
所避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廷材于天邑凡  
百叢費取其費而親出納之耳下之煩未事曹  
之設期一切霜革之乎賦工苴察其勤惰者  
至報扑以扶勤者或醜酒以咨百堵皆作衆猿  
競現始於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  
工三千五百有奇向内外堅鬣丹樂輝華於旧  
有加而死不及覩者駭嘆謂工於營和君未必

如是之敏且办也發地得泉石刻名曰觀吾且  
言餽者可以愈疾猶是法恣之而渥之泉  
甘且冽結亭其上扁以汲吾皆不在調度之數  
而宜集夫有不足而支因樽節之有方餘錢  
十萬歸之府中而寺有勳臣畫像及書旧歲久  
脫落又欲為一碑未能也府師將作監生君相  
獲以為助今皆如所圖不愆与素而未記於去  
自念思矣豈復為文頃歲嘗叨薄正傳士少列  
之俞三以家諱而改除致不得進退周旋於其  
間茲吉寺之新因君之請又欲以平日所聞者

自見故弗所君飽今工詞章沈默靜室號蜀士  
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謹之什則劇邑也办  
治有餘力今日葺理官革朝論翕然類之每言  
前後同庚協力以濟登茲不自以為勞共事曰  
今之天下雖不易於為而於其尚可為之中率  
至於不可為者意其无不忍之試且不能充是  
心以往故也君之所在者如此宜乎先諸實用  
者有此也幸允它碑乾道七年黃公鈞為殿記  
謂後世以儗為礼以器為樂其於至賢之道遠  
矣惟儀与器又皆因陋就寡寢非士經之故盖

嘗誦其言而歎息今鐘鼓玉帛具在而官重又  
備美若安土強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彷彿  
於古者乎

### 台州社壇記

台州之北太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委  
蛇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為老頽之山与城扼  
其下官所在焉城西南隅云像門百許柰為社  
稷之壇厥位向陽爽壇平曠者人相攸而為此  
必不苟也有司不戒日就荒地墮垣成蹊蹠杖  
瓦禁淳熙己亥正月宗正本丞沈信被選來守

仲春行祭愀然顧其僚曰是可以奉吾神乎乃  
命徹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則起玩治於煨燼之  
餘侯知其才舉以任焉昔搜圖籍斥地之田餘  
以周墻數十百丈洛殆地得仆碑其中洗而讀  
之盖政和中所頌社稷壇義也刷慶於反橫列  
三壇門各四出中其社稷二壇風師居東雷師  
雨師居西亦各為壇之高二尺有半反為燎  
壇於風師之康南壇外禱高於諸壇於是悉敬  
名數用其俱而增準之故有屋而楹為視饌禱  
事之所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為齋潔之地其遲

北出襄以三莊中送臺門飛門鍵以守之作於  
六月謂魚又云每有七年告成靡金子五千萬  
有奇民不知役士不苦鈞述者肅然於知有地  
主之敬侯禽云書之公聞古道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侯之下車訪民隱飭吏否彙：乎循既  
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江水旱  
仍歲又聞有樹討攸之災謂馱諸幽者非人力所  
及故於神无所不致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  
秋社展祀氣象一新不禩琮珪闕豆邊靜嘉神貺  
昭答如在左右繼句令氣淋民和雨暘時若其

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後內致力  
于神者凡所以成民也侯名揆字虞卿秀之嘉  
興人

澧陽樓記

紹熙四年三月戊寅澧州澧陽樓成於是太平  
五侯災父以書 奉為記且曰澧之為州始於  
開皇後雖廢若不一而柳河東謂自強以南州  
之莫者十七八莫若澧則在唐已為名郡國  
朝遼際四年始脫僭竊之餘而為主上乾德二  
年始隸荆湖北谿東樓洞庭回進施點武陵社

具前治陵在其北為湖廣之孔道承平日久戶  
口滋蕃歲輸來以斛計者今五万養五施至三  
千有奇盛矣建炎之末妖民弄兵唱亂加以劇  
寇一再改論民居官府蕩為

因以飢饉凡

无唯類盖六年而後定

陰捧杓招集流散僅

復城易之因今六十餘年矣未輸犹不及盛時

十一屯兵餘百人而郡於尤倫士黃堂之所重

門相去不能守史外過郡城又有

爐相直終

於東墻啓一門以通出入必暢隘之語諸敬完

或日須蛭之後旧為城門兵燹以來閉鑿至今

僥屏而新之郡之氣直伸吾民其廢几乎士民

援以詩為吉予餘使者如作新門酒炉既边新

其故基則古甃窅然言真有驗節賞以為費募

民以兵工官吏劝趨日以就緒外鑿城雉上建

半屋即前日之外一為儀門而撤其旧於是治

事之所始得軒豁寬敞而前先蔽障得以把也東

江之秀凡任明之湖經始於去年十二月庚申

至是訖上合樂以終之氣象殆然頓選旧观多

敢自以為功也要亦可以不紀今因為之太息

曰今之為郡者或功以廉白自死則於營始之

事一切置之恐以擾民而招謗亦可其事之當  
為參否也前後相承謂非吾<sup>鄉</sup>香名士樓子于禮  
陽足事也乎余与值世有道義之好又為世間  
之弟兄皆丞詩白之傳侯里居時荀然一  
長者而花官遇一入有難及莆田劇邑談笑亦  
治茲試彫郡謂將日不暇給而能捲起固陋  
五紀之淵典開一郡之眉目是可記也又考之  
地志是邦有字血子竹葉之仙葺李脚玉誚書  
之適跡之梵之申明以忠孝葺之車盛子以  
學術師皆必郡太也无是層城橫前重倘雍底

士氣亦因以<sup>六</sup>揚是役也豈惟於陰陽家之  
有關於郡县必有秀士為時而高者侯於是時  
勤在以至其度而儉以益其富闢席庠以教之  
後來者又能繼此將凌復太平之盛而賢能以  
與實自侯祭之侯名平功四明人丞文其塚也

### 真州像城記

真之為州未遠也有唐永淳中始祈江月置永  
正縣南唐為述奎鉞 皇朝乾德二年升退安  
軍大中祥符六年以奎像下鑄而成遂以名州  
而實當江淮之安會大滑廷臺江湖來運轉輸

京師感以千古計惟楊凡泗俱稱繁盛而以置  
為首中興以來不復置發運使而山陽通泰之  
鹽沂江高王商曹輻輳猶為淮凡大郡佛裡之  
駐瓜安近在六合之境逆亮之至瓜州去此无  
數十里郡居三者之宜故六寺糶索揚餘還以  
保障之未固屢飭守臣築城鑿池以為汲陰之  
計休君伯成興發於前及四百餘丈鎮江遊度  
統制郭碧超繼之僅八百丈雖務欲速未底于  
成嘉定二年八月諸軍糧料完滿君被命出守  
當兵荒飢饉之餘凡以成邦既屬以勞來安集

之政又以城築委之君自下車愛民如子手自  
摩撫左餐右粥加以醫藥呻吟疾痛不趣切身  
之苦視人之飢真若由己食寢為廢此意孚于  
上下通於幽明斯民感說頃有生意和氣致祥  
年較順成郡署通商寢溪旧現為大田真力於  
斯城因前功而增築之今四百六十餘丈基厚  
六丈上房三之一可列七騎高八十二尺浚濠  
五百余丈闊者至一十五丈深稱之安鏢易土  
以甃凡鵲臺袍臺武臺角臺讐城馬面坐甃結  
堅徵金湯之固滯然与惟揚相為長雄且為过

庭之壯觀既久吳造葺理自儀門黃堂凡官府  
公守大小二十八所合焉屋二百二十六楹郡  
之內外為之一新朝家以緡錢十萬米七千斛  
庾費而所用亦皆不復有續惟以權酷之餘及  
樽節用度以充之斯已勤矣飯之井市與潛臺  
皆在城南大江之濱設者欲如瓜州之城剏為  
兩翼自城到江以蔽遮之事重費多未易驟奉  
余迨記未寇時倚親治江于登鑑遠亭訪之房  
民指其前曰頃有可市悉墊于淵江外有沙洲  
數十里雖隔皇大蕩之風與而廢小比未初侵

未已不數年間之寢游者則鑑遠不為壑矣是  
知兩翼之城不至江濱則亦足寺岸既善墮不  
知所止人何恃也將為久計則更宜詳處而審  
訂之抑又聞合肥之城自乾道修築歲增葺  
工費不可數計竹木灰甍土於師漕土司而工  
役則又舍陵戎師任之以濟登茲山陽歷賜災  
率類此人足邦城郭後就而方有兩翼之設又  
前者林郭二君之所築已多墮地尚須隨處補  
苴又別儲二萬緡預為後日不時之備繼此者  
當知今日之艱難益加不測之呵則當與屬序

庭之壯觀既久吳造葺理自儀門黃堂凡官府  
公守大小二十八所合焉屋二百二十六楹郡  
之內外為之一新朝家以緡錢十萬米七千斛  
庾費而所用亦皆不復有續惟以權酷之餘及  
樽節用度以克之斯已勤矣飯之井市與潛臺  
皆在城南大江之濱設者欲如瓜州之城剏為  
兩翼自城到江以蔽遮之事重費多未易驟奉  
余迨記未寇時倚親治江于登鑑遠亭汚之房  
民指其前曰頃有可市悉墊于淵江外有沙洲  
數十里雖隔皇大蕩之風與而廢小比未初侵

未已不數年間之寢游者則鑑遠不為壑矣是  
知兩翼之城不至江濱則亦足寺岸既善墮不  
知所止人何恃也將為久計則更宜詳處而審  
訂之抑又聞合肥之城自乾道修築歲增葺  
工費不可數計竹木灰甍土於師漕土司而工  
役則又舍陵戎師任之以濟登茲山陽歷賜災  
率類此人足邦城郭役就而方有兩翼之設又  
前者林郭二君之所築已多墮地尚須隨處補  
苴又別儲二萬緡預為後日不時之備繼此者  
當知今日之艱難益加不測之呵則當與屬序

和楚嶺嶸相貫而犄角之勢已矣惟潘氏自紫  
微令人以風節名一世君之二父以從子被貫  
延俱為 又師光正柯山使君能疎財重義君  
實似之自其初年躬行孝謹篤思問孝有不可  
解於心者行矣而著日進未已嘗宰崑山去之  
日无以結令及辟京以 荒政自任民以父母  
稱之今則以之而以之比輦亦知君各制師  
既以治最上聞士大夫公議莫不以為朝臣之  
寇君則退然未嘗曰退也使守邊者誠心体國  
皆能如君何有圯傾之憂哉官休以郡人公書

求記為書大槩尚勉之哉云君秀友文字文叔  
藝之金華人

奉化縣學記

四明六邑奉州為文号朝治然俗尚氣而股義  
秀士尤多治之得其通作雜也 神宗在位郡  
國始是李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俶落秀惟漢  
嗣音乎郊 而是邑由孔謂相國清河公上迹  
出鎮林陵為推輪之始蓋實充初秘書丞于君  
房為辛明右夫人之廝為縣李自為之記云然  
且曰願以奉川為縣李始三可必知吾邑儒鳳

之女旧矣宣知中国君傳後於邑治之家南力  
益勝未几舍法離廟為亭傳文遭弄兵秀燈离  
紹興九年榮君樂復新之於今五紀棟宇寢壞  
圯陋已可復友永嘉家君始至謫奠仰瞻廟像  
愀然曰教化招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  
日欲訟焉未遑以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遠固  
已不勝其應而連歲又媿愈不解給文成款云  
介：名不滿邑土注君教素好為鄉宝義事  
之謂其弟份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功率不誰於  
教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旧址不日而成

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為久遠計  
重立先圣先師十哲之像儀門兩廡以次比作  
前有墨池濬而廣之方正清深冰壺澄徹南山  
千尺倒影其中輪奐翬飛照映江孫為費不貲  
曾无吝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大夫釋菜  
季宮用以告虔安灵观者如堵驚嘆贊美以為  
前此未有而民不知役也於是里中善士董安  
嗣徐知松等三十有二人與趨親劝相為再遲  
駕說之堂挾以直庑傍列許齋庖論奢廩器刑  
畢備允為屋四十楹又以去歲知有目右季登

科者為闢射圃以勸方東奉梁云初屬云為之  
文合既崇成又託以記世居奉用高祖正設  
先生故使邑十室元季記与名刻在尋掌御校  
前後凡三十年始為郡人然五世皆反葬境內  
區封邑猶不敢於乱也後命敢告子里人曰  
金尹洎諸矣所以忠吾邑者至矣自原必能相  
勉以孝相高以文躡儒符登既仕使吾邑簪纓  
日盛為少方宗規則今日之舉斯為稱矣然孟  
子有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是殆客今人論孝七不同

何耶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蓋庠序所以申孝悌之義又明則老而負戴  
於道者少者必從而代之以此為庠序之教亦  
為祿地也誠能因今之孝以古文悉自言孝  
攷不營進取而父兄之告語師友之講習率以  
孝悌為先此又既班則止孝於此者施于家則  
為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為忠臣良吏余海  
化及皇閭寢有不負戴之風比于一變而至道  
者將以此望吾党之士豈直為足規責而已哉  
宋君名晉之字正卿悃悃无華三為邑長皆次

儒術節及事晉歆母令迄於有成邑又紀之實  
公之同年生也

安慶府修葺記

舒本庠舒之地於今最為佳刷湯皖之勝飲游  
而不遂見從宮摧靡而之為者鋤荅菓如登仙  
然嘉泰二年康陵唐倂下章以寬所之資臨淳  
古之俗平易近民因其俗而施之政未几生以  
无事願謂寮屬曰官府俱餽而費舍不稱茲不  
可後乃即其旧而增葺之各治達于紹興八年  
中更搆修歲久圯壞以八年危工至八月日訖

役煥然一新郡人謂役亦及我而深登茲傾有  
以紀之教授王君：玉度以書來余及歸侯俱  
壻子氏而侯為尊日知 矣有年矣以炳樞之  
子謙厚庶介所至有声績而饒以儒雅燈紅既  
以政茲願使尤著清節謂文翁與季与蜀变已  
夷如邠魯翁室舒人尤敬慕之故未暇它事而  
首屬意于庠校可謂知所先務矣舒之人將何  
以報之核那有報于報也惟尔父兄相与率其  
子弟益進于季亦同其淳古之習而文之以儒  
術不必以取科級之多寡為輕重又翁既於也

李如僕大司農朱邑以一唐夫而道愛傳子与千  
載角瑜以文武才略弦章江湖間其名老高皆  
郡人也誠使奇能之士百出為國家用如前數  
公豈非疾之望於斯郡者尚勉之哉

黃州貢院記

黃圖東南佳處也大江東下赤壁而駢武昌夏  
口鼎立相望其在會朝玉蘇二翰林一以州  
馳名一以文自命皆干戎傑特之偉人竹據雪  
堂既壞復葺風流未歇至今增章近時即太守  
博士皆不輕湛選秀士亦楸然出矣違災共燬

以未我賊多附它郡乾道七年始試于州而因  
陋就簡寓貢闈于庠校三載必一毀撤既非所  
以作士氣而李宮寢以頽靡州人病之嘉定二  
年四明高君仲遠來守亟開禧兵成之餘日亦  
暇給皆謁夫子廟歎其弗葺已甚未遑它務与  
教授李君宗勉飭而新之廊廡齋舍以次興立  
而大比又近方可復跡前轍丞相与以得驛舍  
遺址獨二調虞分委寮屬勅貢院五十余楹庀  
工于二月丙寅訖役于五月己丑重一正所考  
試公位左右長廊廡治吏舍備具嚴整費緡錢

五百零米二百斛悉出于搏節之餘民不知後  
又不告勞而八十五年之闕典一旦復與交老  
謂亟早殆亦不及去豈頽奮氣象振發且請記  
之仲遠與余有中外之好相與素厚以書奉委  
且曰壬申叔十月余願即為屬筆以慰千里之  
望余為之欣然且曰仲遠長余一歲恂恂似不  
能言與人語如恐傷之月評以居者稱而葉式  
車能後試郡既字固所長不謂振起事功敏亦  
如此高氏益者家也高宗皇帝中吳初駐蹕  
錢塘始建太季妙選師儒先侍郎嘗為國子司

業豈作文行經季足以表率士林馳名京師規  
繩其舉未几車駕幸季叔式儀曹至今四海尊  
仰之仲遠其次子也居家孝友恪守家法故為  
政凋郡知所先後士子尚勉進季業以稱使君  
期待之意使人物聲望與江山相高二翰林有  
靈實寔嘉之仲遠名得令朝散大夫

建寧府紫芝書院記

建寧當閩浙之衝是為孝宗皇帝龍潛之旧  
雖宦游未得一至其地聞其山川聳秀武夷諸  
山皆非塵境吞八州三門戶也鍾為英傑古今

相望士夫多挺、尚氣節教賦動踰萬數薦送  
率八十餘人儒風夙、壽<sup>受</sup>生徒三百八十二  
齊犹不足以容之今郡侯宝諸客直季世諫議  
季公鎮臨以來泊行稱最百廢具几切秋支物  
不可以數計用知而尤篤意方教命、贍府庠  
悉力葺治犹以為水能慈称凡事之意主范  
甯之守張章大設庠序資送衆賞一出強相心  
此後兩隅廣為四齋鳩工於嘉定三年以文叔旦訖  
此後實慕之乃捐俸錢三千餘繹度地於季之東西  
後於明年二月之望修廊廣之事不可而矣

以志道挹德依仁游藝以其前挹紫芝之峯扁  
曰紫芝書院盖前所未有也財不費于官歛不  
及于民增弟子員又廣田疇以增其儲卒辟之  
士歡奮感勵成請記之及季有家傳伯仲競爽  
公案号博洽富于文词不以自有乃列效副博  
士暨季或諸生二百餘人之讀貽書以属于公  
願年侵氣索何以承命勉為之言曰諫議此卒  
固已甚偉當屢書以傳後若名齊之義其待季  
者尤深矣是以者出於先圣之言季之大端莫  
过于是道者百圣之所傳非可以須臾离也志

于此則易以流通不至惑于異端德者誠也經  
之言德必以為對之以足決知德之為誠抑此  
一誠可以終身行之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苟  
能依之形于參倚之際非孝之要乎德不可言  
志仁不可言抑藝不可言依言之各有攸當也  
或謂藝成而下聖人以游言之疑其為可輕是  
不然所謂藝者非如今之攸藝禮樂射御書數  
古所謂之藝也稽之禮經各有名數先王致敬  
反人之約少真淳未散之時使習而熟之則身  
在有餘不可勝用君子未有不兼此而能為全

德者今禮壞樂已射御號為武事數亦不復見  
惟六書可傳士又罕垂意焉夫謂之小孝謂少  
年所當學非曰孝之細也灑掃進退尚由此可  
以上達而况六藝乎苟能尽力於三者曰游于  
此射為士庶几于備矣孝者其毋忽于名齋之  
又勉比進之以答諫諫之賜豈以料奉利錢為  
吾儒之盛衰耶 本朝庠校杖與平睢澳嗣音  
乎郊廓室元中詔建州立孝賜田五頃至慶曆  
四年郡邑始得立孝熙寧設官分教建州首置  
教授一員諸郡可表之有无豐丈賜四十頃則

知是邦之孝國家最所屬意尤在它郡之先必也  
或曰郡既有孝而復有書院不既多乎是又不  
然潭之嶽麓衡之石鼓南康之白鹿皆此類也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孝以今準之  
百里之邑千里之郡其為孝當有几所而謂此  
為多乎姑誦所聞以謝練叔友多士之意岩公  
餘諸孝與郡博士講明經術以訓迪好孝之士  
則練叔之任也公故敢贅為之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